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　纂編

後學錢啓忠　重訂

大學

天性人最貴、學稱大丈夫、爲父子兄弟、家邦咸作孚、始本終及末、物格信非徒、明德於天下、至善古人符、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以天下爲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

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爲員必以規、爲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員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脩、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貴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爲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

治平之始於誠正脩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爲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卽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脩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己焉欲人己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在焉致所在之知果何在在於誠意正心脩身之如何而爲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爲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物皆當其則

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
之而知至善之所正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
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
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
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
爲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大
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
后可見知所先後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

又次言物格而後知至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為本末而本末之為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說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為物之本所以為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為合格否則為出格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懇切固是意

誠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脩齊治平節節爲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緊接着知本知至說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葢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爲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家國天下攢凑將來雖狹小者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者志意也着篤實怠緩者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注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虛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

獨之中者又以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愼則是知得本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孜孜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孜孜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

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天。又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后來。知所先后。又是從知立本以及其末來也。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說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后言議而后動、擬議以將成乎

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則即接着定而后
能靜說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
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聽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
爲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
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偏物之間
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
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仁敬孝慈信而約言
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
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

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爲用人者用乎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光於四表格於上下是非明

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日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爲大學一

章以爲脩齊治平規矩所謂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未專以孝弟慈爲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爲法芳自幼學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黽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經誦我

高皇帝聖諭衍爲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

朝果當大明而

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

開大學宗旨羅子曰，孔子此書却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為知，以所自能者而為能，則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

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溥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齊、而家家戶戶、誰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堯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此三件事、脩諸己而率乎人、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脩己率人、故縱有作爲、亦是不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孔子於將帝

王脩巳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爲六經、又將六經

中至善的格言、定爲脩巳率人規矩、而使後世之

學者、格著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充之、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

樂、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

熙太和、而爲太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巳、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乞

詳言之、羅子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

孔門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故大人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此精神血脉何等將親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考之帝王而不謬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真身游聖神堂奥，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解者紛紛竟未愜人意何也羅子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爲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大學首先明明德羅子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爲天者爲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爲功用今知

以言心、是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天無二日、人一明德焉是矣、乃云明明德者何、曰知一也、有自生而言者、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己之有良知也、所謂明明德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惟聖賢則能顧諟天之明命也、惟顧諟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爲大人也已、

羅子曰、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爲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德

今夫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徑寸之鑑而臨之毫髮畢照焉何哉其明無礙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其涵無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涵無方則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照而有大於天地在鑑且有然者何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之夫吾之心靈澄照曠圓應虛通故可上友千古而親於無前也俟聖不惑而親於無後也質鬼神弗疑而親於無間也而況父子兄弟其倫固不煩而其聯固甚切是故未有德而

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不大大學也者固將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知明德親民移之合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融而天下國家又何所係屬以全其化也哉

羅子曰明德親民必止於善至善也者聖之純倫之盡而古之極也其惟放勳乎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故知此者之謂止而學此者之謂大學

子以家國天下而舉之大物也與天下之物而身之

大本也身本天下之物而先之大學也故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是以學必知物不知夫物非知學也物必知格不知夫格非知物也格必知本末本末必知先後不知夫本末先后非知格也斯格也物之則也亦古之制也

謂大學如何羅子曰大學者學爲大人者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大明當空容光必照日月者天地之所以成其大也良知虛靈森然萬象明德者吾心之日月也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其

大者也明德既是萬物一體明明德者亦當一體乎萬物矣如欲明孝之德便須體親之心以盡其愛欲明弟之德便須體兄之心以行其敬欲明忠信之德便須體朋友之心以盡先施之義推之天下之人皆一體相親便是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是主意親民是工夫而止至善則又其樞要也止至善如何是明德親民的樞要宋周子曰曷爲天下師曰善故師位者善之至立人之極者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敬學敬師而明德通

天下矣故學大人者必立師位立師位者必先知止知止者即下文格物之本末而知先立乎本爲天下之至善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立本者則其意在天下國家自是誠切而不容已所謂定也能誠意者其心中正無所偏倚無所障碍所謂静也

然天地之間更不提動所謂静也意有定向心已静正則安身立命以立天下之大本慮善以動以達天下之大道而脩齊治平兼舉而無爲矣爲天子者必如是而後可成堯舜之治爲庶人者必知

是而後可繼孔孟之宗然其功用之實則又不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天下可運諸掌矣

問古之欲明明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羅子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為明明德親民之至善是為萬世之格則而萬

世誠正脩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層節太多、似非孔子之書。何如。羅子曰心意知物等字、原非始於大學、六經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胷中、實是有個虛涵之體。而虛涵應感、自意思有個擬議之端、而其虛涵應感、又莫非知體靈明貫徹也。此雖一切世人皆然。况聖人乎。曰既一切世人皆然、則大學又何必許多功夫也。曰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於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

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爲誠切心統乎天下國家方爲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爲物格乃是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爲身脩慈湖是欲人一處用功故約而言之非便謂等節可廢也

問大學格務其詳如何羅子曰知大學之道一句便知所以格物矣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學多於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爲大人學則大矣學[illegible][illegible]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善而善又有至

猶未至。惟此大學一書、則孔曾師弟、信好古、敏以

求直遡、自首至尾、皆是明言如此爲學、方是爲學

之大。如此爲道、方是爲善之至也。今日細看來、眞

是字字句句、爲天理之極、盡而無纖芥之或遺、爲

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爲千古聖賢垂

世立教之格言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

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如何爲本爲末。

吾今誠正脩齊治平、如何而成、始成終、是則卽名

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

所以能為本而果足以該乎國家天下之末又明白透徹曉得誠正脩之所以當然而可及乎齊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庶幾不愧為述大學之道而知止乎至善也由是所以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視諸古先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精蘊其規模分寸不爽乃為定靜安慮能得至善以止焉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明明德於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聯屬渾融乎千萬人為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為一

世已爾觀其於誠意章、自穆穆說到前王所以不忘、已是統總本末始終而歸極至善矣、後來正心修身及於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敷演詠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句便足以盡發大學之精蘊、大人者已正而物正者也、此句便足以盡槩大學之規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爲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矩、又寧非孔曾思孟學脉傳心之公案矣乎、坐中因論致知格物、有謂聖賢之學、必考古証今、講

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之良知乃得中正有謂格之與知原非兩件知卽格之靈曉處格卽知之條理處卽二說以諳問者羅子曰皆是也觀之古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矢口而成章吐詞而爲經則格果不出於言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堯之言又曰非法言不敢道必則古昔稱先生似考証講習亦有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說皆是也詰者曰如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巳之意見哉務必近取諸心遠取諸物雖凡芻蕘之言狂夫之語亦所必察亦所必采而況聖經賢傳言而世為天下法者可不悉心點簡也哉如此則準憑有在既非自作聰明而根本於心亦非徒取諸外斯為合一也已

問大學以脩身為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脩身羅子曰致良知則其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致良知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慮不學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雖有許多工夫

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是脩身以立天下之本、民興孝民興弟、便是齊治平、而畢脩身之用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不踰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卻不只是一個致良知耶、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之道備矣、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脩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夫、卻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羅子曰、大人者、以

天下爲一人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而國家天下即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終始原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罅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别如身心意便要說天下國家蓋是天下國家之外别無身心意也齊治平便要說誠正脩蓋誠正脩之外别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却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

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爲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羅子曰爲人君止於仁雖列之以五至孝弟慈則括之以三及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慈又孝弟所從生而渾然良知之自有者也仁讓之興彌廣而感通之本益微非古至善其孰能與於斯

羅子曰所誠其意者卽物也毋自欺至此以沒世不

忘者、即誠意之物之格也、格如帝典康誥湯銘周詩具陳者、斯善之極至而止之所當先知者也、例之於脩齊治平焉、均是格致之義也已、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此大學所以首重明明德、何如羅子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減、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說個有時而昏不得、如謂顧諟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昏不得也、曰明德如是、何以必學以明之也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即大易之乾乾也、天行自乾、吾乾乾而已、天德本明、吾

明明而已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知此心之常知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而郤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辭矣今將本文誦之自見曰從來見孟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奈何諸家皆云性有氣質之雜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可率得惡將如何率

得、夫既有所蔽、則明便直得昏、則知何直得此、乃自心疑忌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爲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得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得直率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善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却不可遂謂無善惡之雜、無昏明之殊、只能彀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爲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問致知與愼獨何別。羅子曰、不同。曰、何爲不同。曰、其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一個知、則愼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也。曰、學者未詳耳。大學分明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觀愼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當在誠意先也。曰、然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虞庭一字、亦即孔子所謂一貫的一字也。問者躍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是痛快、則致知可即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齊家以齊治平、亦即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illegible]

自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卻是惟精慎獨卻是惟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卻是執中虞廷宗旨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言也哉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羅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卻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

能於下愚而又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果是四端現在然非聖脩作則便終擴充不去守規矩而爲方圓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支離無成與經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矣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篇與禮何關羅子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輙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

血脉精神、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自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輙以意見彷彿為之、國家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一貫編大學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儒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中庸

天命默流布，生生性渾全，鳶魚顯飛躍，凡庸體自然，

日監茲不離，嚴畏相周旋，至敬純於穆，聖躋象帝

先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羅子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

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

以復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諟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汝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其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與要脩而化育彰可永垂而無悖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

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　少字
讀得活葢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　不知不
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
有體而吾員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況於穆
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
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
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
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堯
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

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羣聖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絕形象而无爲大也是以其道謂爲至聖之道其德謂爲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子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夫豈一羣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

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例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曰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系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暈方縟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秘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勸民威

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卽所以爲聖之至爲誠之至矣夫豈尋常羣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奈何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之源以想度爲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爲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

是皆擬聖太高覓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淸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不下帶至聖優域不出跬步間也故是書極言至命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卽所以爲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卽所以爲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卽無聲臭而闇

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問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上事脩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是否羅子曰古人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爲着甚的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爲何均賦人物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方與人物爲一精光透露神氣照臨使身心之靈者不失其爲靈明者不失其爲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

戒謹恐懼之功、此無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固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為分析、要之天命率性一句、似啓乎脩道之端、而脩道一句、似本乎天命、之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為先、所謂智之事、均以盡性為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言、其實初先知時、自然已不住、脩未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

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

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耶、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羅子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

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

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

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人

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

故中庸天命謂性、分明是以天之命、而爲人之性、

謂人之性卽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諭觀令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靜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耿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為儼然上帝臨之卽隱而見微而顯恐懼戒慎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一

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意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此是聖賢點化人處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爲而爲命本莫之致而致我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爲道同諸人而爲教也自不期然而然矣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載之神眞平地而

與天爲徒也

或問曰天命之性原吾本有夫子何須縷縷講說羅子曰正謂是我本有故須大家講求恐其遺失也譬之貧人原有祖爵乃不自知一旦因人指示則頃刻便可公侯不然將貧窶終身矣天性在我明則聖昧則凡其貴賤視祖爵之得失又不啻萬萬可不講求而必得之耶

羅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徹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

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着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故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所以君子必戒愼，必恐懼，毋敢或貳其心焉耳。不知乎此，而悞於事爲應迹，比擬思量，縱有合處，亦謂遠人爲道，難語純天之造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愼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羅子曰，汝不閒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猶然悚息不寧，况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

帝天之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其几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葢由所見既已親切則爲愈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平日在愼獨上用工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愼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

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愼也、曰卽子之言、則愼雜非愼獨也、葢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愼獨也、曰所謂愼者、葢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愼其雜、又安能愼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

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置之而不問耶曰隷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隷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

作憲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
也哉、

問喜怒哀樂之謂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
又謂須善觀未發氣象、其意何如、羅子曰、二說俱
有大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
是平常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
者、是喜怒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
樂之未發也、曰先儒謂心惟寂靜之時、方是未發、
難說平常卽是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

後分未發與發豈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觀人人終日喜怒哀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眞以爲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來亦

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爾於上下文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覓中更從何處覓中耶、子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厚恩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illegible]、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illegible]平常

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你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機活潑也、即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是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

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以喜怒爲言、何如、羅子曰、吾人日用總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爲天下僇焉、以是知此學之講、

直關世道欲一體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開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要致羅子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蓋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體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爲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爲天下

之達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爲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大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謂之禮鼓舞斯斯之謂樂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賛天地造化育而與[illegible]地參也

問致中和其義何[illegible]

子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故大學中庸開[illegible]說個天下正欲概擴吾[illegible]

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大中和則爲大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若其根原乃自慎獨中來所謂慎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爲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萬物渾爲一已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體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凡皆從其中妙應而爲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爲天下之達道也

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者也中和致極如此果是包含遍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矣

羅子曰致中和之意雖云喜怒皆中其節然大旨則於怒居多蓋喜與和同流則致之也易怒與和相反則致之甚難也故定性亦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難制意與中庸之旨共一諄切學者遽忘吾怒以觀是非其功最難但天地萬物之位育於此關係

苟怒不中節、則天翻地覆、而物我失所、其寃有不可言者、故君子戒謹恐懼、非爲天地萬物、只怕此生得罪天地、作孽萬物、不能一日自安耳、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羅子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我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羅子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羅子曰、尒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死生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

些懼怕却更修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教之狂蕩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促局不能自安曰即此便是戒慎恐懼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之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惟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適於自恣不覺流於忌憚不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如何又曰君

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並亦有分別也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槩言、亦可分言、槩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亦平常之人、而中體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來、吾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偏滿常常具在也、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

之日用渾渾平常而其中之天體時時敬順乃爲
慎獨乃成君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
而戒謹恐懼者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
而充潤膚體也故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
極其嚴密而性體平常處未先提撥似中而欠庸
故學之往往至於拘廹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
學脉果爲的確而敬畏天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
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甚至不肖幸父師教
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不輕放過故遵奉

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說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願闢。羅子曰：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曾有如此費字之奇特者乎？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個字面，善體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坤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

方若孟夫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蘇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
竭而爲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故費字之奇不如隱
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隱字之尤重費則只
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方表其不止無疆
而且無盡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用而極力形容
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說雖多總是詳言
此道神化無疆而無盡也如云我君子這個妙道
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蘊蓄四海九州萬萬生靈

說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個個可以與知
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不可
知能莫說聖人只是個人即如天地一團神氣要
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災祥順逆且
往往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有又能顯見
造化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
藏無盡故其用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
知能來作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
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盡釋

天地之憾而後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後一段便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經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也、大約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無處不是道、而此體遂充塞乎兩間矣、又繼之曰道不須臾離、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然、無時不是道、而此體不止充塞兩間、而且貫徹千古矣、想像吾

夫子當時仰觀俯察遠取近求到得生生謂易去處其靈爽暢發心目躍然遂思作此中庸昭布王道之蕩蕩平平完全活潑於民生日用之間形骸雖殊而些子了無隔礙風氣雖別而毫髮總可融通君子只知得這個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個天命便無所忌憚反中庸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原皆分自此但今人說君子時中說得淺陋說小人無忌憚也說得淺陋無怪乎中庸一篇大旨埋沒千載而

直至今日也。要之聖人他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不過只在此個費隱、你試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繼而又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大時中。即是時出、時時中出。即是浩費。無聲無臭無盡、平鋪於日用之間、而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而無古無今、果真如鉅富之家、隨衆穿也穿不了、隨衆吃也吃不了、隨衆受用、更也受用不了、除古聖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三百八十四爻、演之以係詞十翼、布之以洪範九疇、至於極力顯著、則

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性者是尊此個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個天命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個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稟受天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恒性全看不上在眼界全不着在心胸或疑其爲惡或猶其爲混或妄矜其爲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奉畏敬儆則卒至於索隱行怪而反中庸矣蓋由其不見大

用顯行徧濩蔓穹便思於靜僻幽隱謂就中須養出有個端倪又謂看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生今反古刻意尚行而做出一翻奇崛險怪驚今以駭俗焉此豈不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而進真常也哉不肖每談中庸至於費隱真覺痛心切慮感激不能自已竊謂　人一綫道脈故是無多而其關係天地造化人物生靈呼吸盛衰大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即此費而隱隱而費若合

其妙趣神機以來彰顯天命點撥人心則須刻闢宇宙之内生生化化皞皞熙熙寸土盡是黄鐵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場也不負爲

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攄胸襟以領紳天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私其學背一念以爲天眞任猜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可圖聖儕竟不可得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虚凄楚苦趣矣語傷大激寔切田衷惟至仁長者其共憐之憐之

非闡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能盡釋人民之所憾於天地乃爲察乎天地之功夫不知從何處下手羅子曰此去處也有些難言且爲諸生說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不意諸生今下此問都是手執燈光以徧求火種也蓋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便是聖神之所以察天地而聖神之所以察天地都不外造端於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爲至處又是從古及今之民所以鮮能處今只說民之所

以鮮能中庸而中庸爲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古以來人皆曉得去做聖人而不曉得聖人即是自己故凡說着聖人便去尋作聖一個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即去聖萬里吾夫子竭盡平生精神倒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無限聖賢聖賢有無限等級道理旣有千百般多門路亦有千百般樣然竟未有如此中庸之至者故從天命之性發揮直到上天之載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端三句足以該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本大中庸此三句

是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蘊之精、非中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間、其地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飯、日用往來、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若要通天、只此天便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徹、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偏有不能、孔子之

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地之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並行而不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要相害，惟孔子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說從愚不肖夫婦知能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人所不知，盡能聖人所不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自率性以致中和，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確實事，而非虛談也。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中來，但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未有聖人

而不讀易者、却未能如夫子之背小心焉耳、即如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却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冲和、方是羣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取之以爲自己時中、後則編來以爲此本中庸、而作千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弟子、惟

是顏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復見天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浴沂詠歸，看見眼前一片錦繡乾坤，行來作個家當，而未能成章，所以孔子思之不輟，此是吾夫子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庸真正一脉，後世擬顏子爲深潛純粹，曾點爲脫略世故，揔是見夫子中庸不真，便與諸賢亦妄肆猜度也，今中庸具在，請諸友詳之，

問先生以費隱指點中庸，聽者皆喜，然則從前謂道

有體有用、兩端不容偏廢、非與羅子曰、分體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來一個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時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宇、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爲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爲能、而絶無勉強、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來、乃爲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將出去、乃爲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物、實實地有道體道體、安得

謂無乃間亦言無者則是嘆美其有不徒有而有得員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剖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著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明以費爲大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出中藏無盡而敷演不窮也故首章率性謂道而即說道之無須臾或離便是定下道之體段而下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

靈明而須臾之不可或忽也曰微之與顯固非二體但看鬼神章分明說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却不是體物不遺之外別有一去處也況後章非竟謂不顯惟德乃爲天載則微之視顯似更重也曰詩道至於此處句字也難看豈又容以輕重而分別也哉即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總是聖智而未達天德者也若盡性至命而爲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即是他他即是道但明顯顯纔現目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纔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

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蘊盡，人之極而天之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一段以言用，又一段以言體，一段以言顯，又一段以言微，此則總是葛藤不了，予亦不敢以願於諸生矣，而況於其他乎。

問此理在天地間，原自活潑，原自恒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予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某觀天地之間，這等反諸身心，便自洋然。曰，予見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予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

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會斲喪、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當應答之時、手便翼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際、目便烱然相視、耳便卓然相聽、可曾由得習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道、足

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即今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詰問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將上下文氣理會此條着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爲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

中庸他章說天地無不覆幬、便見其生生不已之心、益天地之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而父母則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覆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其行亦然。孔子也去見佛肸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眞是要個個入於善而

後已更不知二毫吝惜於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而後世形容之者亦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推其在在精神將我天下萬物之人盡欲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天地如磁之吸鐵如漆之投膠析之不離遠之不去非夫子有求於吾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其然卻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機也諸生謝曰仁哉夫子之教乎幸哉吾儕之遇乎願共生生

無負持載覆幬之恩也已、

羅子曰、孔子憲章文武、宗旨在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中親親爲大、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人而大矣、孔子志學、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身、所以學其大者也、亦欲行其大也、仁者孩提之不學不慮、良知良能也、聖人之不勉不思、即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家國天下、運之掌矣、故其告君只是此語、以斂文武之政、

人資禀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學猶未得也敢謂不待培養自生發耶羅子曰知有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方纔受用得即如帝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不能禦可見

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但以其覺悟之速，便參生成，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看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之言，更無人信得過。是以紀云學問，亦如導泉而無其源，種樹而無其根，徒勞心方，而終難望其流遍充長已。

有友見先生終日終夜勤懇問曰先生何以能是羅子曰天下之事只在於習習慣自然雖欲倦寂不能也曰某等如何用功學習曰人心知體原無界限廣大是其本然也故一見人善即能知好好處即是學處學處即是真知處故曰好學近乎知也學而習習而時時懇切便知體生生覺得好處益不容已方是力行近仁非曰其初知之而今始行之也然行雖懇切而於所好之善未能一般則其知體豈肯自安即是其羞惡處也順此知體益加

羞恥、則奮迅激昂、其行益力、學習純熟、自覺與聖賢一般、便悅懌和樂、而良知廣大之體、快然而自足矣、非是知恥近乎勇耶、勇以熟仁、仁以致知、以言乎身、則謂之脩、以言乎天下國家、則謂之齊治平矣、更無兩段工夫、亦無兩般時候、中庸大學、合而一之者也、

問誠與明如何分別、羅子曰、近來用工、却全不在此等去處、曰不在此處却在何處、時方食點心、乃指而言曰、只在此處、蓋此食點心時、叫做明也得、叫

做誠也。得然只是吃點心。也叫不得做明。也叫不得做誠。但點心已是食了。亦不消再叫明叫誠也。以此推之。則四書五經百樣萬樣。諸般道理。諸般名色。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起。亦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空也。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纏繞顚闇。羅子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蓋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爲誠。克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爲

達道也已又復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爲之非誠則物何以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已之完美有成已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即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葢道體莫大仁智而其用莫妙于時措也茲成已則純然而可言仁成物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

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也哉亦以其能自道也學者勗諸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議論不一何如羅子曰前在京中會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爲然請爲子誦之大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卽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

儀卽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克足蓋經禮曲禮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卽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至道終不為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于古訓問于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

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致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體察無所不明身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禮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爲崇禮而言也禮旣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爲下時禮以爲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

不與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羅子謂諸生曰近日得力何如曰某於此學發志頗蚤奈先達見教務在操持更須覺察用功苦難每多欹手今聞性善求仁之宗體驗身心日用之際始識天機活潑受不不勝廣大於順應一步儘在信從但活潑時須少作主持於廣大中更畧加防簡合前工夫兼用之乃善也曰此語於性學雖非

甚遠却未甚透試觀中庸之道問學必先之尊德
性尊之爲言即尊信也故德性不尊則所學將徒
學矣然尊而非信則其尊又豈實尊也哉繼之曰
致廣大而盡精微便是第一道問學處即是第一
尊德性處也蓋廣大精微俱性體妙用非精微安
能主持廣大非廣大何以呈顯精微二妙圓融方
成日用且看一切人家遇有非常喜慶意外急迫
其男婦主僕無論老幼賢愚倉卒介然各逞其能
果是活潑廣大矣畢竟步趨不至顛蹶視聽不至

錯亂可謂全無主持防簡於其間哉此等廣大精微推而至於處處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遍了四海推而至於時時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通了萬世奈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由之是化育流布其機順而屬之天知之是反觀內照其機逆而本之學此個學脉自孔子仁者人也孟子形色天性也二聖賢以後埋沒直至于今千百有志豪傑多不務根本只貪圖枝葉甚者謂德性蔽于氣質全藉人力主張稍求質任自然詆爲猖狂失據如子

於性善遂肯信從已最難得然於事爲順應處信却廣大一邊於主持茫昧處尚疑精微一段此則病在心麄不克入細見淺不識研幾故廣大則見得而信之也易精微則見不得而信之也難殊不思德性雖賦諸天擴充全資乎已今子信從廣大則便活潑受用苟因此而窺測則精微於底裏自明受用視廣大何異乃若不善探討只把往日工夫參和湊泊則方寸虛明之中靈妙翻增梗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故程伯子云學者先須識仁

仁能先識，則廣大精微，一齊悟透，其體段人而實天，以言乎至變而莫可拘矣，其應感物而惟我，以言乎至賾而不容紊矣，觸目皆帝則森嚴，舉念悉神明對越，境界新美，趣味悠長，熟習萬千，總無足道，所以孔子極其形容，既曰徙義崇德，又曰遷善改過，孟子極其形容，既曰天下廣居，又曰人之安宅，夫居遷而不廣，更說甚活潑宏舒，宅徙而不安，又說甚主持穩妥，此令請子只擇吉移新，更莫系情戀舊，即謂之白日昇天，人寰洞府，又何不可

哉。

羅子曰、士人有志向往者、將欲從事於問學之道、宜先歸宗於德性之尊。未有德性之不尊、而問學之能道者也、如致廣大而盡精微、則須理會自己當下視聽云爲、起居食息之德性。果是廣大否也、果是精微否也。若果眞見廣大之無不該、精微之無不妙、吾知其致之盡之。工夫自有莫可已焉者矣。如極高明而道中庸、則其理會亦然。其眞見亦然。吾知其極之道之、工夫亦自有莫可已焉者矣。故

四書五經、非不專攻、然不外吾當下之顯露者、以專而攻之也、諸子百家非不傳習、然不外吾當下之現在者、以傳而習之也、其致力固勞、而力有其端、則勞未幾而逸倍之、役志亦苦、而志得其功、則苦不甚而甘隨之、譬諸善於農者、須覓腴田、善於圃者、必求熟地、則以培壅植、而枝葉易於暢茂、以袪惡草、而根株易於拔除、乎習慨夫近世爲學者矣、惟欲習善、而善乃未之先明、每思成道、而道猶[illegible]從入、又奚怪乎所學之愈陋、而去性之益

也哉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日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其所未解也羅子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圓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已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已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

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清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其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著事來、便隨答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擬貳昏明、或去

比量淵臨則中藏氷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哉

河中庸論時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欲人探索底裏中夜覃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神曰精曰氣即此三言於造化之蘊似過半矣羅子曰易經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致多有指思慮以爲神執靈明以爲精運動作以爲氣體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強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神而精神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卽海岳之弘鉅而迴無隔礙靈明朗曜卽本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隻眼鏡古今民物之竅妙而顯發以宰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

心惟不蓮運則靡所不通固不族合知能以一之而實難岐天人而二之也已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羅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孝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

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謂性也夫惟好生爲天命之性故大和絪緼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係合初生一

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爲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爲能怡油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看着看着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看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而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爲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爲却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

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或問淡而不厭是下學立心始事否羅子曰論下學立心固當淡孔明所謂非此無以明志是也但此章宗旨却是接上文固聰明達天德說來若曰必耳目不用然後天德可達天德能達方是至道可知蓋道之至處是聲臭俱無無聲臭俱無須淡簡溫以入之也淡者水之清白而無味者也簡者竹之潔淨而無痕者也溫者燦爾未抽而融液無緒者

也。此等境界、耳目聰明、何所用之、耳目不用、精凝於神、神知自明、則無遠近、風自微顯、而一以貫之矣、天之至德、人之至道、不相入而靡間也耶、下文人所不見、以至篤恭天下平、皆是極其形容、以歸于無聲無臭之至、非果許多層工夫也。

一貫編中庸尾